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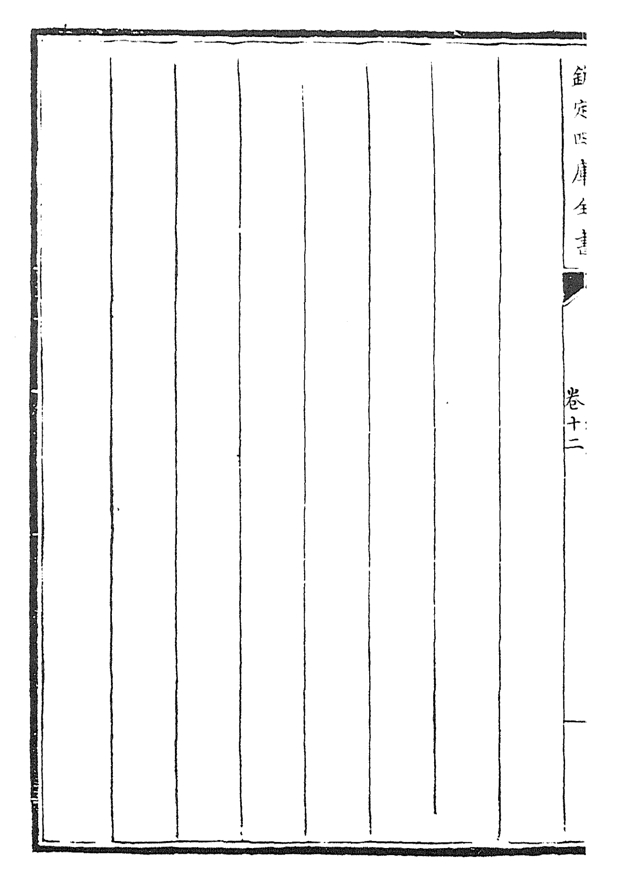
春秋或問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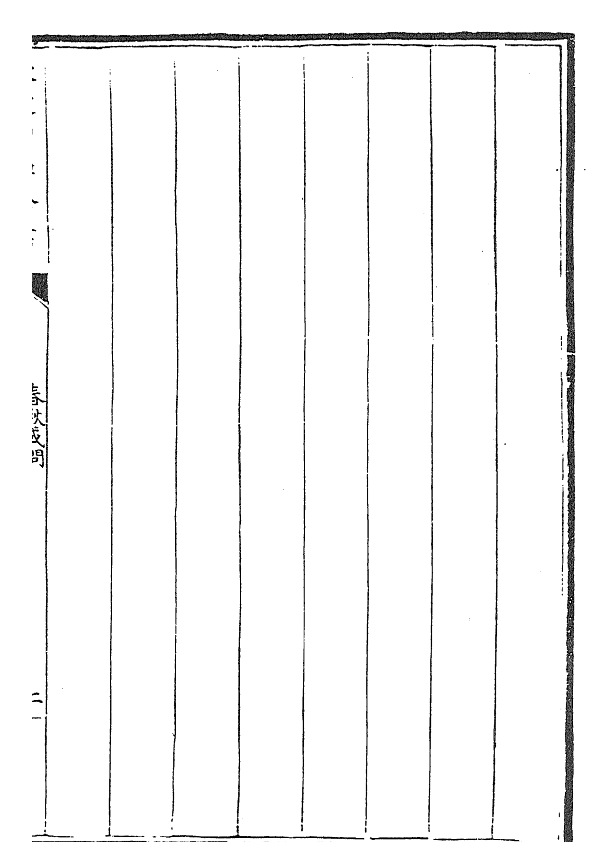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或問卷十二

宋 呂大圭 撰

謹案原本闕二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伐淮夷也然以經考之則諸侯之城緣陵者以淮夷之病杞也豈其會于淮者謀淮夷以杜其後患邪然大要皆為淮夷而為此會也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葵丘之盟東會于淮桓公之威加於天下者畧徧矣此伯者之極盛也桓之心直是欲耀其威於天下以威夷狄以懼諸侯召陵之盟陳轅濤塗勸以出於東方觀兵東夷而桓幾從其說葵丘之會宰孔語晉侯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此二人者其亦深探齊侯之心歟

小白卒

或問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何也曰予嘗攷論齊小白之事未嘗不喟然嘆曰伯圖之興小白為之首伯權之重小白為之盛小白未興之前天下不知有王小白既興之後天下始知有伯天下不知有王君子以為憂矣天下始知有伯君子又豈以為喜乎夫小白太公之後也周公命太公也固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先王之所以命齊者其意固在此矣春秋之初鄭莊公一時之

雄而石門之盟齊序鄭上葢鄭莊雖姦雄而齊固大國也其後蒲之役齊衛二國以事胥命葢衛康叔之後𠁅州之侯而齊太公之後則東方之望國也石門之盟鄭不得以先齊蒲之胥命衛不足以望齊是當時諸侯之所望以為伯者獨在於齊而不在他國也又明矣然是時也有相盟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同盟者合諸侯以同盟者自小白始有相會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大會者合諸侯以大會自小白始方其列國爭衡侯度無統

亦誠有望於方伯連帥之功然而大合諸侯糾率列國同盟而有主盟同會而有主會其事則前此未有也而小白創爲之是以當時諸侯亦疑焉而未至北杏之會小白圖伯之始也而宋陳蔡邾僅以大夫至則未純乎從齊也迨夫盟柯之事齊能結魯而後信聞於諸侯伐宋之役單伯實會而後威行於列國於是鄄之會鄭衛至再會于鄄陳侯至又會于幽魯亦至魯至則諸侯皆至矣然猶沒公而不書則是魯猶以爲諱也何者舉天

下而聽命於一邦向未有是也魯爲是疑焉遲遲而不至雖至而猶以爲諱也至莊二十七年再盟于幽則始授之於諸侯而魯亦不之諱矣自是而後會于檉盟于貫會于陽穀盟于首止于甯毋于洮于葵丘于鹹于牡丘于淮諸侯無一役而不從焉名陵之役諸侯之大夫一語不可則其身見執其國見伐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新城之圍伐鄭之師連年不捨不至於乞盟不已葵丘之盟幾於改物淮之會其伯業既衰之時也魯猶以

滅項之故而見止焉是則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者未有如桓公之盛也是故北杏之會諸侯遲遲焉而未至於葵丘之會諸侯奔走而畢從遲焉而未至者是諸侯猶未敢以事周者而事齊也奔走而畢從者是諸侯不敢不以其事王者而事伯也伯圖之盛王迹之泯歟然則諸侯之所以從小白者其故何也曰春秋之初王綱浸弛天下未有知尊周者小白起而倡為尊周室之義春秋之初列國紛争諸侯未有寧處者小白起而執其

安中國之權春秋之初夷狄恣横莊閔之際益以盛強當時莫有能攘卻之者小白起而振其攘夷狄之功鄭伯禦王而不恤王人救衛而無功此何義也伐宋之役實請於周而單伯會首止之會世子實在而王室安洮之盟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葵丘之會周公實在不與諸侯之盟此義一明而諸侯無敢不服矣魯齊鄭會于時來而入許齊陳鄭遇于垂以圖紀此何景也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盟征伐共而列國無相伐衛既亡而復

存杞幾危而復固邢為狄伐則為之城邢鄭為楚伐則為之救鄭此權一執而諸侯無敢不聽矣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荊盛于南狄人猖獗淮夷侵侮此何時也序續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戎捷于魯而戎難弭矣陳兵車于淮而淮夷畏矣此功一振而諸侯有所恃以為安矣故凡諸侯之所以奔走而畢從之者以小白有是三者之事爾故讀隱桓之春秋則見其天下之無王而紛紛者莫之定也讀莊閔僖之春

秋則見其天下之有伯而擾擾者有所依也是則伯圖之興固天下之至幸也然隱桓之閒天下雖不知有王而王之實猶存何者王之威令雖不行而其權猶未有所移也閔僖之閒天下既知有伯而王之實已泯何者移其所以事王者而事伯也是則伯圖之盛又非天下之至不幸歟故嘗謂小白未興之時是一時也小白既興之後是一時也小白既卒之後是一時也王綱浸弛莫提挈之俣度無統莫糾率之戎狄恣橫莫攘卻之此

小白未興之時也五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帖荆退狄弭戎威夷此小白既興之時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盟狄書人而叅盟此小白既卒之時也然小白一身亦三變焉伐郎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小白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夫子稱其一匡

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此小白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廢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此小白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小白為有功觀桓公一身之三變則其功為不遠徐考顛末而小白之事可得而知之矣

宋曹衛邾伐齊

或問小白卒而宋即伐齊何也曰讀此編者自齊小白卒至葬齊桓公當作一類看桓公以十二月卒而宋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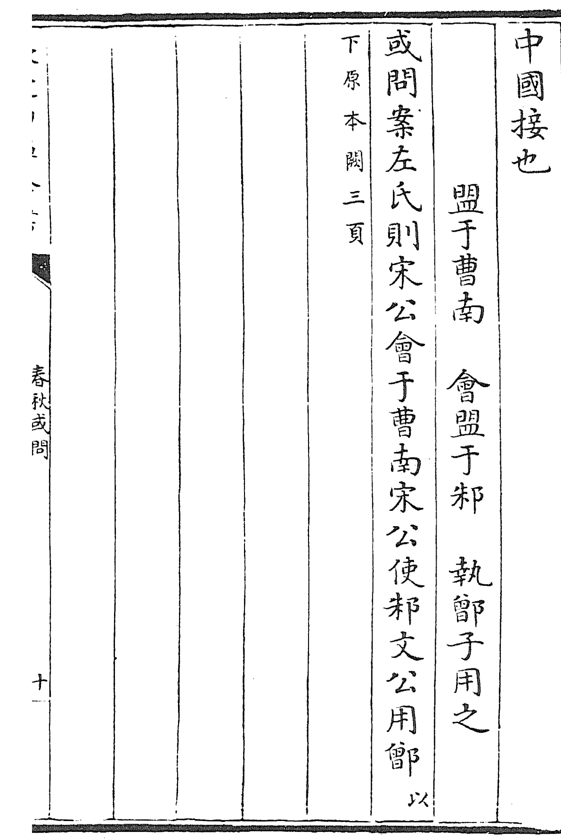
諸侯以正月伐齊葢桓無適子而世子之位不定也桓之子六人皆非正嫡若以長則無虧當立也桓公舍其所當立而屬孝公於宋不可謂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擅權五公子爭立國内大亂豎刁易牙既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又帥諸侯之師以伐齊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二者之名雜於疑似之間而無所定此所以起國内之亂而四鄰諸侯

皆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乎是故宋曹衛邾伐齊為納
公子昭也師救齊則救無虧也宋師及齊師戰為納公
子昭也狄救齊則救無虧也一世子之位不定而宋得
借此名以伐喪魯得借此名以敵宋齊得借此名以敵
宋師狄得借此名以陵中國桓公身死至於九月而後
得葬凡皆桓公之為也比事而書亦可以為萬世之永
戒矣春秋於此編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伐戰
敗救之事以見桓公方卒而國內之亂如此其義深矣

然則昭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然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矣此則桓公之罪也胡氏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見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事　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

狄人伐衛

或問狄書人何也曰狄始書人也荆人來聘則荆書人徐人取舒則徐稱人江黄盟貫則江黄稱人皆著其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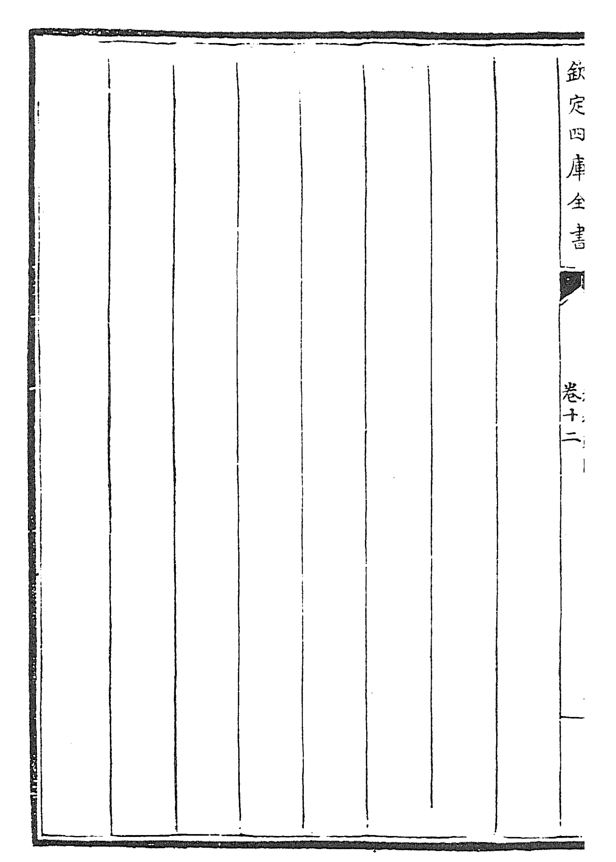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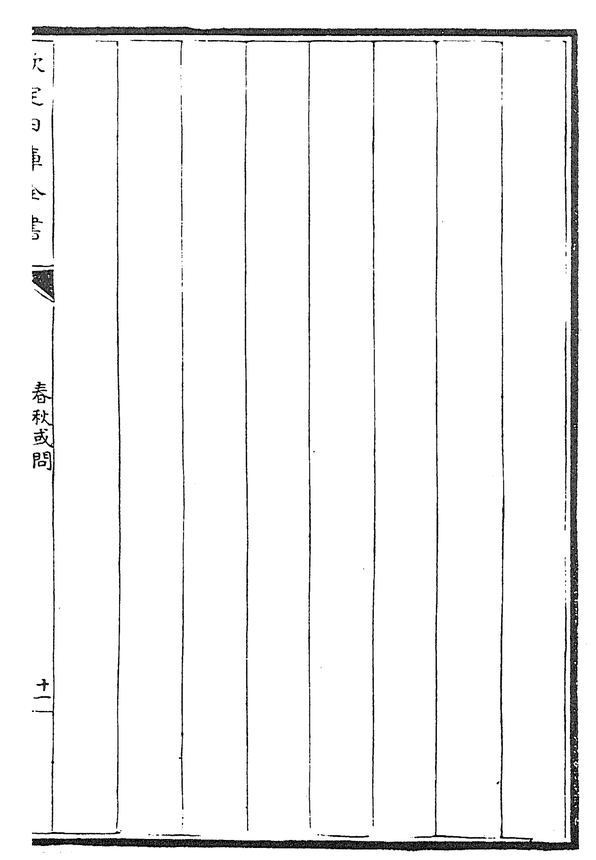
中國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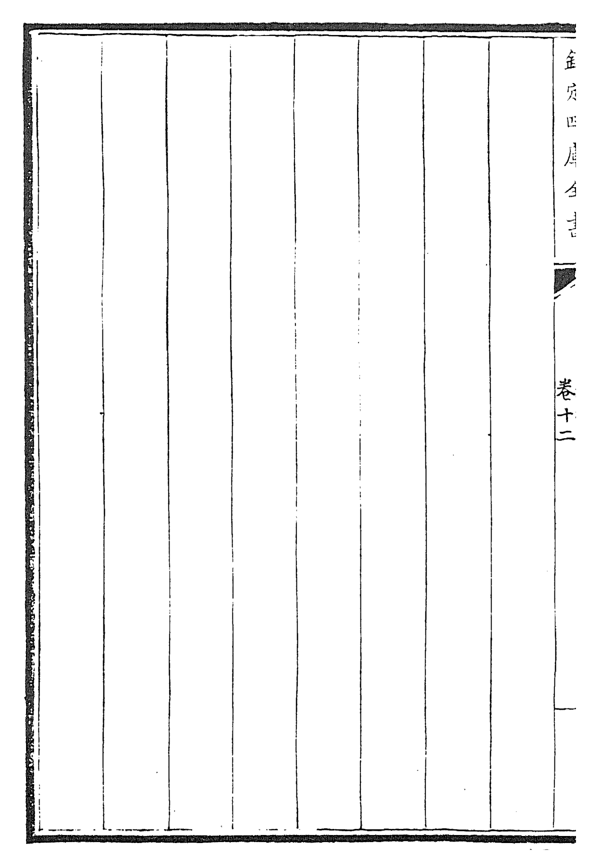
盟于曹南　會盟于邾　執鄫子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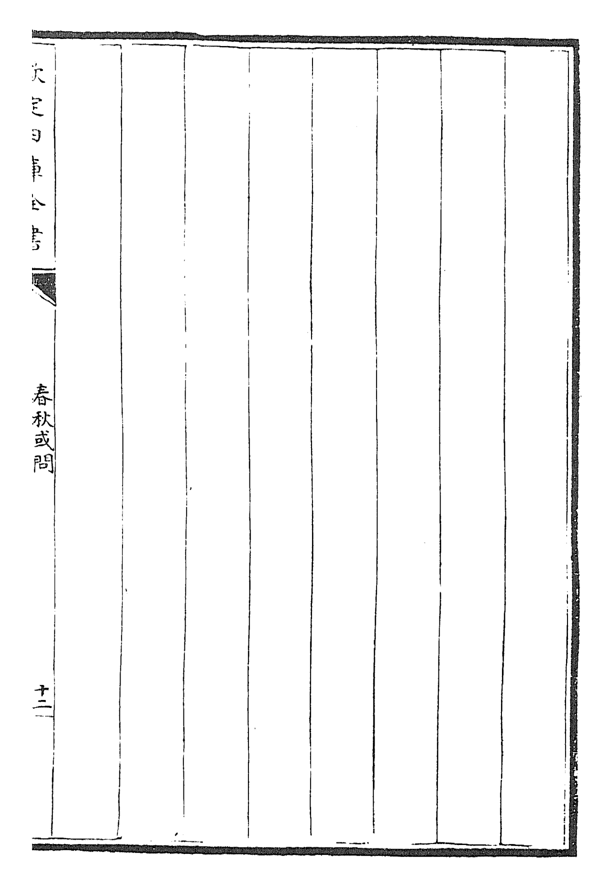
或問案左氏則宋公會于曹南宋公使邾文公用鄫以

下原本闕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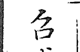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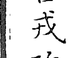






襄之志急於求諸侯而不度德急於威列國而不量力
執滕子以糞諸侯之畏盟曹南以要諸侯之從少不如
意則圍曹以必諸侯之服陳蔡楚鄭盟于齊則為鹿上
之盟以求齊楚於是遂會于盂以合諸侯而不虞楚人
之執已也自釋之後猶不自反急為伐鄭之役以致楚
人之来亟為泓之戰以雪盂之恥不知已之不足以敵
楚也予竊謂盂之會顛倒特甚蓋逐鹿攫金之見有以
蔽其明泓之戰不自量度蓋困獸猶鬬之忿有以奪其



智若其所謂不鼓不成列之說蓋亦輕易之心所由發耳曾謂竊區區之名可以欺世乎人謂宋襄假仁義而亡予不敢以為信然也

天王出居于鄭

或問書天王出居何也曰始叔帶有寵於惠后后欲立之齊桓合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而世子安惠王崩齊桓又率諸侯以謀王室而襄王立僖十一年子帶召戎攻京師王以戎難故討子帶十二年子帶奔齊十

年而王復之至是又名狄師以攻王子帶之罪不可逃矣然襄王之未立也固非已之所可必襄王之既立天下獨非襄王之天下乎其所以待子帶者則失其道矣舜之於象也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以有爲於其國富貴之爾親愛之爾此待之之意也觀仲孫湫之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王弗召也則既非不宿怨不藏怒之心及既復之必當處之有道而後可使之得以通隗氏起狄師則又非不得以有為於其國之義

處之者既失其道矣鄭伯不王而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又德狄以其女為后諫又不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卿士將禦之又弗聽於是適鄭由此言之是亦王之自出而已矣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言非叔帶所能出之也而王不能待叔帶之咎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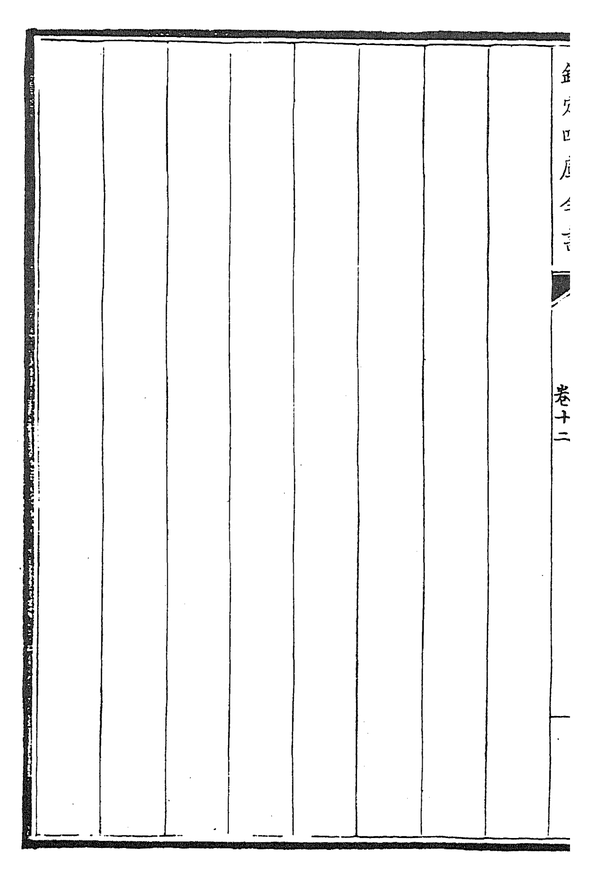
晉侯夷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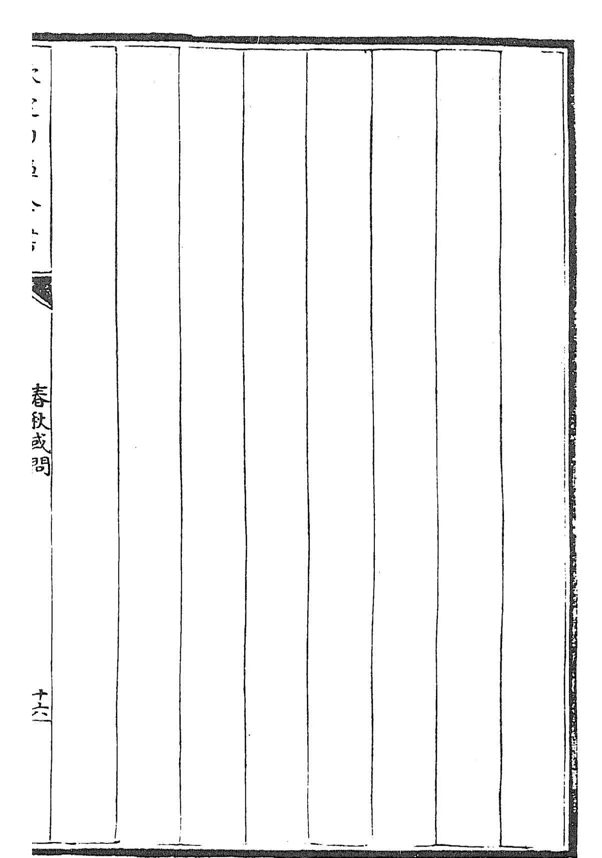
或問左氏去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今年春秦伯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而經於今年冬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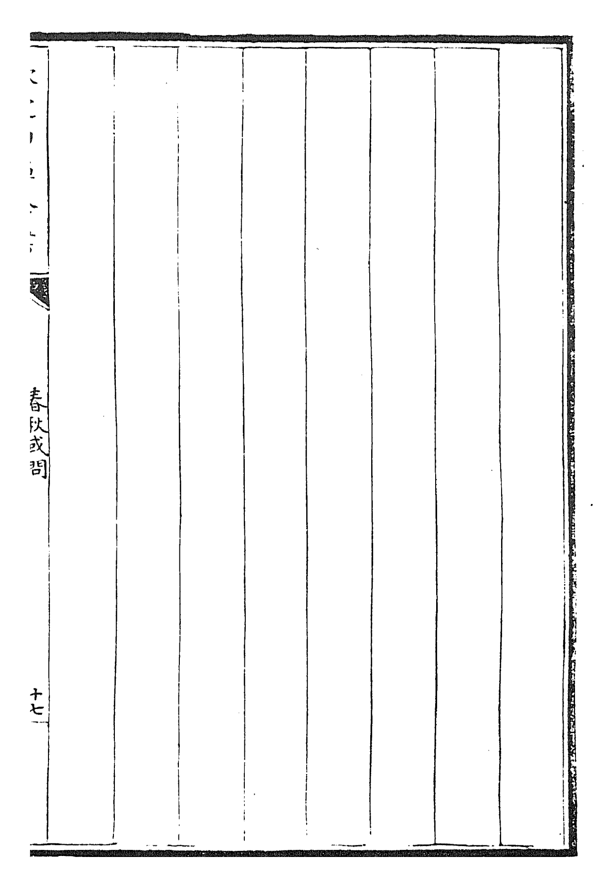
晉侯夷吾卒何也曰春秋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之所據者他書也其年月固自不同若果有懷公立而後秦納文公之事則史所不書聖人亦不得而書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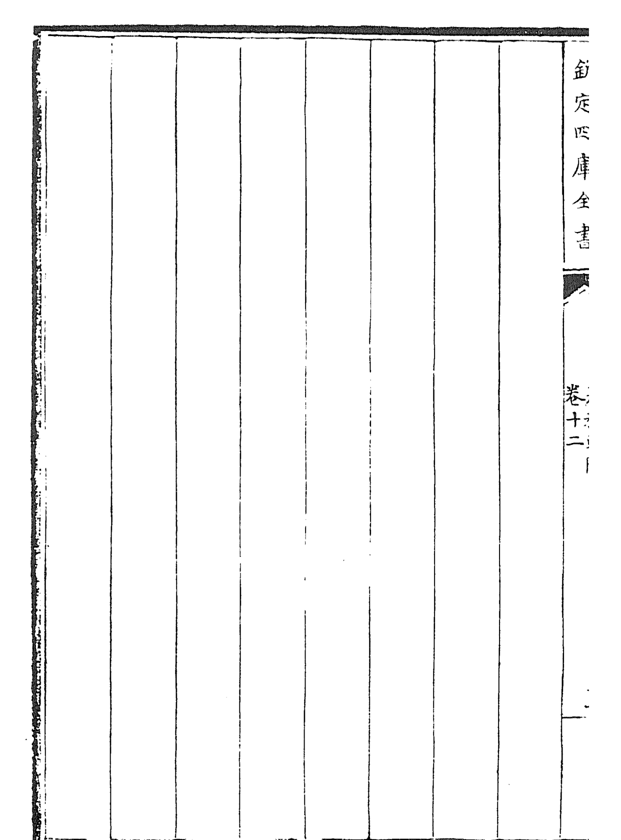
衛侯燬滅邢

或問衛侯何以名黎氏曰燬書名者葢燬卒於下因下文書名故此誤耳如桓十二年連書丙戌者二皆以下闕四十二行









卷十二

是執曹伯之時宋圍未釋也然愚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者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愚故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也楚人救衛則宋圍解矣正如齊桓方圍鄭而楚人圍許則諸侯遂救許而鄭之圍已解矣故入曹執曹伯實在宋圍既解之後凡以怒楚而致其師也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或問春秋書齊桓之事壯杏之會首出齊爵固予齊以伯矣然自壯杏之後凡有征伐皆書曰人未嘗書其爵至召陵之役然後書爵晉文始見於經一有征伐則書其爵何也曰齊桓之功著於三十餘年之後晉文之功著於一旦之間齊桓之楚雖曰猾夏敗蔡師執蔡侯又一伐蔡三伐鄭然蔡鄭特近楚之國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以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爭戰于泓而宋以先代之後

不能與之敵魯至於如楚乞師而戍穀逼齊四國合兵以圍宋而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名陵之盟一得其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於楚師敗績不已也蓋桓公之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而晉文之舉事所以挫強楚之氣也二公所遇之敵不同故其用計亦異而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為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嘗思之則有以見齊桓之正而晉文之譎也何也名陵之師規模既定區處既

當則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欲救宋而侵曹伐衛此固兵計之所當然及宋圍既解而又懼楚之遽退師於是為之執曹伯以畀宋人楚方愛曹而怒宋也其肯遽退師乎迨子玉使宛春告晉以釋曹衛則又私許復曹衛而執其使者楚怒於使者之見執也能不請戰乎及其將戰則又辟楚三舍名曰報施而實則示怯以誘子玉也子玉剛而無禮怒晉之頑喜晉之怯能不進戰乎一致師之

閒而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以一言而謂之譎豈不信哉然則城濮之戰春秋固予其功而無取其道矣齊桓晉文均伯之盛也然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名陵之師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會屢盟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于温兩致天王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凡伯者之事為之略盡而皆在於一年之内故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或問穀梁曰自楚楚有奉也信乎曰案是時楚經城濮之戰膽喪氣沮又殺其大夫得臣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又安能奉衛侯而使之反國乎蓋為叔武受盟而請於晉以復衛侯無可疑矣案春秋書自之例如季孫意如至自晉與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歸於衛曹伯歸自京師蓋一例耳蓋季孫意如昔在晉而今歸魯蔡季昔在陳而今歸蔡衛侯鄭昔在楚而今歸衛曹伯

昔在京師而今歸曹其義甚明何必費辭哉然書歸之義有書其所自者有不書其所自者書其所自者著之也不書其所自者略之也衛侯自楚歸于衛著其自楚也言歸自楚則背華即夷之罪可見矣曹伯歸自京師著其自京師也言自京師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義得矣衛侯鄭之再執也亦歸自京師而不言歸自京師者晉文之執衛侯與晉厲之執有間矣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或問左氏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則公子瑕嘗為君矣何以不書曰春秋書公子瑕不以成君之例書之亦不以未成君之例書之則非君也假使元咺立瑕為君則當書云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可也今此先咺而後瑕則是重在殺咺而輕在殺瑕也衛侯之出奔楚也其會盟書衛子則是叔武嘗在位也故其歸也書曰衛侯鄭復歸于衛衛侯之被執也書公子瑕無異辭則是公子瑕未嘗在位也故其歸也但書曰衛侯鄭歸于

衛書復則是失位也書歸則是未嘗失位也由是觀之則公子瑕未嘗立也其殺而書及則以咺之故而延及於瑕爾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或問王臣來聘之文僖文之前屢見僖文以下則間見焉何也曰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凡八桓王之

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強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不復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内諸侯或大夫

闕

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横顧如

此哉然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後不書王臣下聘者四十餘年葢齊桓之伯尊王人殊世子不盟宰周公其尊周之意明矣故王臣無下聘之文至僖三十年而使宰周公來聘者葢晉文之伯兩致天王盟王子其抗周之迹著故王臣行下聘之事於魯如此則於齊晉也可知矣又至宣十年而後書王季子之聘者豈其閒悉無王臣下聘之事哉或恐如南季家父之類皆不見於經耳必如王季子而後見於經也觀此則桓文之優劣

可見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或問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與其與齊宋盟也公子遂如晉與其如晉也或謂書遂皆譏其專也二說當孰從曰不然蓋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耳若其事之得失則存乎其事如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書曰來則非受命而来也其遂逆王后于紀則始以私禮来而終逆王

后以歸也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則始受命以媵婦而終以已意及齊宋盟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皆書曰如則以二事出也不可例以為專也

取濟西田

或問案左氏公羊皆以為曹田而經不係之曹何也曰先儒以為魯故田是也或謂此曹田也而得之於晉故不可係之晉亦不可係之曹故但曰濟西田耳此說非也郜大鼎微物也聖人必書其所自曰取郜大鼎于宋

曷不可言取曹濟西田于晉乎故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係之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不係之齊則汶陽田亦吾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地也然汶陽濟西之田則言取鄆讙龜陰田則言歸言取非其所欲也非彼所欲而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或問書郊之義曰案春秋書郊凡九僖三十一年云云

宣二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定十五年春鼷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者三不郊者六蓋郊天子之祭也非魯之所當用也魯自惠

公請郊祭之禮於平王魯之子孫縁是僭禮非一世矣孔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譏其僭也然自僖公以前不書郊至僖公而始書郊用見惠公雖請郊祭之禮而魯猶未以為常也至僖公而後欲用之書郊者九惟成十七年直書曰用郊用見僖公雖欲用之而不果至成公之十七年則直用之而已惠公雖請之而魯猶未以為常者是人心猶有疑也卜而不從則僖公亦可以已矣然而猶三望焉是意在於用惠

公之請而不顧其非禮也僖公欲用之而不果宣公欲用之而不果成公始欲用之而不果者三是魯禮猶未大失也至於直曰用郊則不復言卜矣是意在於用僭郊之禮而不復審其可否也自是而後襄公雖不用之而定哀則皆用之矣始而有疑焉中而不果焉終而皆用焉聖人備書其事以見失禮之僭其由来者漸矣或曰史克之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僖公嘗用郊矣而子以為僖公不用郊何也曰吾以春秋攷之而知其

然詩人之言不過修頌其后帝后稷之歆享爾非必實有是事也况自惠公以来已有請郊之說則詩人因是而修言之固無足怪春秋固實録詩人多修詠豈相妨哉郊禘皆魯之失禮也然禘禮常用而郊禮罕用蓋禘禮主於文王而郊禮則主於后稷以諸侯而祀天子蓋東周以来之失禮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特魯為然當時固不以此為異事也若郊天之事則魯猶秉禮之國故常遲疑而未敢遽用由此觀之則禘禮常用而郊

禮罕用亦可知矣然則所謂卜郊何也王者以冬至祭天於圓丘蓋有常時矣魯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謂卜郊者卜其日也所謂卜牛者卜其牲也牲亦牛也或謂之免牲或謂之免牛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曰免牲則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而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左氏曰啟蟄而郊謂建寅之月也然案經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正月鼷

亂食郊牛角乃免牛則是魯亦用建子月矣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哀元年皆書四月則建卯之月也成七年定十五年皆書五月則建辰之月也此先儒所以有歷卜三正而後用之說趙子曰魯郊不以至之日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耕之始也或恐魯之常郊皆用夏正之孟春蓋合於啓蟄而郊之說而用於建子建卯建辰之月則皆非時矣若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則又其非時之甚者然聖人所書非特以其非時書之以事之變

而書之也非以其卜郊不從而書之則以其郊牛傷食而書之惟成十七年直書曰用郊則猶前此之所未見也用者不宜用也於郊則曰用郊不宜郊而郊也於禘則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不宜致而致也至於卜郊不從而書郊牛傷食而書此則聖人著魯郊之非禮而天道之果不僭也夫一卜再卜而不從猶可曰時日之未協也至於三卜四卜五卜而不從則非時日之未協也鼷鼠一食其角猶可曰有司之不謹也至於改卜牛而

鼠又食其角則非有司之不謹也書免牲書不郊矣而曰猶三望者聖人之意若曰不郊可也免牲可也而猶三望何哉春秋書猶之義有二猶朝于廟幸其猶朝于廟也猶三望謂其可已而不已也然則聖人所書之旨亦可見矣劉氏曰吾以謂使魯郊者必非成王也其殆平王以下乎陳君舉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

之郊禘惠公請之也齊桓欲封禪而晉欲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卒以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耳又曰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册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宫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閟来聘享有昌歜白黒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来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荅賦曰諸侯朝正於王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僭天

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形鹽以之享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荅且致譏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禮當從劉恕太史公博極羣書定以爲僭郊禮始於秦襄而恕亦該洽倘自史角之事之外有傳記與明堂位合則外紀豈獨遺佚乎

晉侯重耳卒

或謂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懐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或以為不告也然乎曰否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厚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或曰重耳小白之優劣亦有可論乎曰蓋嘗攷論重耳之行事而質諸小白之所為然後知聖人譎正之辨小白三十餘

年蓄威養晦始得召陵之盟重耳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小白屢盟屢會遲回晩歳始會宰周公重耳一年再致天王而溫之事敏于葵丘小白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葵丘失陳重耳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小白也然重耳之功多於小白罪亦多於小白者也事速於小白而義尤壞於小白者也小白殊會世子不敢盟宰周公所以尊王室而重耳兩致天王盟王子虎則悖矣小白首

止之會為定世子洮之會為謀王室而首止衛地也洮曹地也無逼尊之嫌而重耳盟于翟泉洛陽城内地則逼矣小白凡大盟會未嘗使大夫預盟而重耳翟泉之盟使大夫主之則大夫交政自此始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不過伐其國執其臣未嘗執諸侯也重耳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惟已所恣矣小白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之請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也重耳為元咺執衛侯使元咺得以自恣則三綱五常廢矣小白

得江黄不用以伐楚蓋但使之為吾聲援耳不借夷狄之力也重耳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之抑而秦之興矣小白之伯王臣無下聘諸侯者而重耳之伯則宰周公下聘列國矣小白之伯伐戎三救諸侯四城國三猶以中國諸侯為念重耳之伯則狄侵齊而不救衛遷帝丘而不之恤矣大抵小白緩於圖事重耳急於成功小白猶志於尊周室重耳乃敢於致天王小白猶有救災恤鄰之心重耳惟以立威於已為念城濮之役其所

以折楚人之氣者正欲以爭諸侯耳豈真有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心哉然則聖人譎正之辨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或問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遂謂晉襄不稱爵而人之所以貶晉秦穆不稱爵而國之所以狄秦然乎曰春秋有書滅而爵之者如楚子滅蕭是也若以爵為襃滅人之

國何善之可褒有書救而人之國之者如齊人救邢吴救陳是也若以人國為可貶恤人之患何惡之可貶大抵春秋據事為褒貶之實非以人爵為褒貶之例晉襄父喪在殯而結戎狄以伐婚姻又且阨人於險晉之惡可知秦穆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竟而不哀其喪不虞其棄師也秦之惡可知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則晉人結戎狄用詐戰阨人於險之罪著矣先書秦人入滑繼書敗秦師于殽則秦

人勞師襲遠越竟棄師之罪著矣又書於晉侯卒之後則秦人閒晉之喪而越其竟晉人背殯出兵之罪又皆著矣故予竊謂晉書人者即先軫也不必以為晉襄公敗秦師當從左氏不必以為狄秦若謂書序之言與左傳合則襲鄭之役左傳固以為孟明而非秦穆也書序亦可憑邪若謂敗秦于殽當從公羊則穀梁固亦書秦師不但左氏也況書曰秦師不愈見其棄師邪蓋後此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書曰晉侯則闕年晉人及姜戎

敗秦師但當為先軫可也況書曰晉人不愈見其背殯用兵邪又不然當從鄭僖書伯之例又不愈見其罪邪故曰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而秦晉之罪兩無所逃矣不必晉貶稱人狄之曰秦而後見其惡也

春秋或問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二十三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三

宋　呂大圭　撰

文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年

或問書即位之說曰案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者八然隱以十一月薨而桓以正月書即位僖以十二月薨而文以正月書即位文以二月薨而宣亦以明年正月即位宣以十月薨而成亦以正月即位成以八月薨而襄亦以正月即位襄以六月薨而昭亦以正月即位定以五

月薨而哀亦以正月即位惟定以六月即位是知踰年而後即位者禮之常也踰時而即位者事之非常也然則嗣子定位於初喪非乎曰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縁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縁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則臨羣臣也此即位之禮也

桉春秋凡書在喪未踰年之君皆稱子僖九年書宋子
二十五年書衛子定四年書陳子此亦踰年而後改元
即位之一驗也攷之漢書則文帝以後七年六月崩而
景帝以六月即位景帝以後三年正月崩而武帝以正
月即位宣帝以黃龍元年十二月崩元帝亦以是年是
月即位則是先君方崩而今君隨即位也獨其改元則
必待於踰年而後改者亦一年不二君之義也然此禮
不特後世為然也蓋自康王而已然矣桉周書成王以

四月乙丑日崩即以是日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作冊命癸酉受冊命相去纔九日耳其曰受同瑁三祭三咤則告廟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臨諸侯羣臣也豈古者君薨諒陰三年聽於冢宰之禮至是而始變邪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或問公孫敖之會晉侯也非以大夫而會諸侯乎曰然案春秋之初葢亦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然未有若

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公者矣內沒公而名大夫則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名大夫則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是也或沒公或不名大夫皆有所諱也內大夫有會盟諸侯者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則猶有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專會矣以見禮樂之自大夫出也春秋之初蓋亦有以大夫而帥師者矣然未有若晉陽處父之專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

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內大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晉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蓋嘗思之竊謂齊桓未伯之前大夫閒有預邦交之事者矣而齊桓既伯之後則無之以大夫而交政於中國自晉文公始春秋之初列國之大夫閒有竊用兵之權者矣而伯主之國則無之以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公始

以大夫交政於中國其殆始於翟泉之盟乎晉文號為伯主而使大夫盟王子虎齊桓之伯無此法也大夫自是交政於中國矣晉文公之驟伯咎犯先軫諸臣人才衆多之力也然在文公之時其患未見至襄公之時則已見矣晉文之入曹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魏犨敢於爇僖負羈氏文公愛其材而不殺即此一事固已醖釀其臣負材恃功之端矣然其患未見也至於殽之役襄公舍秦囚則先軫不顧而唾箕之役先軫黜狼瞫而

立續簡伯則狼瞫怒此其患已漸見矣而襄公又舉其權以委之伐楚之役而陽處父帥師始出主名矣自是而後中國諸侯凡大會盟大征伐皆以大夫主之其極至於三桓專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矣劉敞曰春秋自文公以來多變文以示義蓋當是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盟會侵伐之事始專於臣下令攷之經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專會始也二年及晉陽處父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此始專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二大夫專盟也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始專會戎也九年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内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二大夫同如國也夫自隱公以來内臣嘗出會矣未有獨會一國諸侯者至此元年敖會晉侯所以為專會之始也嘗有兩國盟矣未有大

夫自盟諸侯者公及處父盟所以為專盟之始也前此隱元年及宋人盟八年公及莒人盟莊二十三年及高傒盟不過間見於經未有如文公以後之盛也嘗有大夫會伐矣然必帥師亦未有數國大夫會伐者蓋帥師會伐雖在於大夫而命實出於諸侯至此叔孫得臣不稱帥師又會五國大夫所以為專伐之始也嘗有大夫盟諸侯矣未有二大夫自盟者此年遂與趙盾所以為二大夫專盟之始也嘗有公會戎盟矣未有大夫盟戎

者此年遂盟雒戎所以為内臣盟戎之始也嘗書大夫救矣亦未有不言帥師者此遂會諸大夫救鄭不言帥師所以為大夫專救之始也嘗有大夫與諸侯會矣未有二大夫自會者此彭生郤缺會于承筐所以為二大夫專會之始也嘗有城邑矣未有大夫帥師自城者此行父城諸及鄆所以為内臣城邑之始也嘗有内臣如他國矣未有二大夫同如者此遂與得臣如齊所以為二大夫同如他國之始也嗚呼東遷之後始也諸侯僭

天子今也大夫僭諸侯則名分不正王道之衰至此甚矣陵遲至於雞澤溴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歎哉

秦人伐晉

或問秦晉之爭亦有可論者乎曰案春秋書秦晉之爭自殽之役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鄭人伐秦報彭衙三年夏秦人伐晉取王官四年晉侯伐

秦報王官四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宣三年秦師伐晉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秦人伐晉自僖之三十三年迄宣之十五年三十餘年之閒尋戈復讎無有虛歲襄公已死秦康不能釋晉之讎穆公已卒晉靈不肯置秦之怨結怨連禍曾無已時勞民盡國靡有寧日春秋皆詳而録之所以示世戒也說者曰殽之師其曲在晉故晉不稱子而貶之曰人彭衙之師其甚在秦故秦止稱

師而晉稱侯秦旣悔矣晉二年不當伐秦故以國卿而
貶人之晉不出矣秦三年不當伐晉故以秦伯而貶人
之四年晉侯伐秦報王官之役罪不在晉也故爵晉侯
十年秦伐晉取北徵甚在秦也故狄秦伯以至令狐之
役河曲之戰雖已易世而戰無已時故二國用兵舉皆
人之其餘或稱人或稱師皆相敵耳蓋自令狐之後不
復名其將帥者一疾之也愚謂晉稱侯非襃之也其稱
人非貶之也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春秋之常辭也秦

不稱伯或稱師或稱人或稱國亦非貶之也春秋固狄
秦也非因事之曲直而後貶之也然則襄十四年叔孫
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何以書大夫秦晉之
師非會伐不書大夫也故大夫將書人春秋之常辭也
大夫將書大夫春秋之變文也然則秦何以不稱伯春
秋之書秦固嘗書人也雖大夫將未嘗書大夫用大衆
則書師其稱秦伯者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秦伯使

術來聘是已秦無大夫也則何以有君曰秦伯使術來聘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例也術椒札書名而秦伯楚子吳子稱使玉帛之事故也以其與我接也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獲晉侯此楚子會盂吳子會黄池之例也是聖人之不得已也齊桓之伯也秦晉不與然晉固中國之侯而秦僻處西戎者也秦穆崛起而獲晉侯聖人雖欲不目秦伯不可得也苟非獲晉侯之重則從其常辭而書秦人秦師而已其書秦則略辭也

吳楚浸盛而書子秦伯崛起而書伯皆著其實而已若
其曲直之辨則存乎其事而已始書秦人入滑明秦人
之犯中國也繼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明晉之背
喪用戎以薄人於險也二年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用見秦之不悔而伐晉晉之志戰而敵秦也冬書晉人
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用見晉人再勝而猶用師也三年
書秦人伐晉用見秦人再敗而不知悔也四年書晉侯
伐秦用見彼此報復結怨連兵之無已也然自是而後

秦穆不復報晉蓋知悔也向也殽函之役秦伯向師而哭作秦誓之書以自警蓋其一經喪師之後深懲力創好惡向背從是一變視夫前日所詆墓木拱者固今之所謂膂力既愆之良士也而庶幾有之前日所喜過周超乘者固今之所謂射御不違之勇夫也而庶幾能不欲之截截巧辯能移人之辭者固前日求之惟恐其或少也今乃以其徒實繁而厭之方寸既改羣動胥移充此心也帝王何遠之有惟其能懲創於師徒方喪之初

而不能堅定於瘡痍僅瘳之日未及数年又與彭衙之師蓋其積怨深憤務欲得報而後已本其僻處西陲與戎狄雜居好攻戰而事詐力其俗然也讀車轔駟鐵小戎諸詩可以見矣穆公雖號賢君而習於其俗已久其臣如孟明等又冒戰不已此所以頓忘前日自誓之言歟彭衙之役不得志而去未肯已也至三年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然後秦人之憾得逞矣四年晉人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而秦不復報此則秦穆

之雄也彼其蓄憾特在於殽函一敗之恥故自取王官
雪殽耻之後而不復求以報晉所以全其勝也豈亦向
時自誓之志至是而稍驗歟至若令狐之戰則秦晉皆
已易世矣晉襄公卒晉人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以
師納之既而晉人中悔遂與秦師戰于令狐晉不謝秦
秦納不正皆罪也十年秦伐晉報令狐也十二年晉秦
戰于河曲不分首從一槩書人秦晉皆志乎戰也是故
秦穆晉襄之讐自殽始秦康晉靈之讐自令狐始殽之

敗所以兆彭衙之戰令狐之戰又所以兆河曲之戰也自是而後晉侵崇以致秦師之伐秦伐晉以致晉人白狄之師晉狄伐秦又以致秦桓公伐晉之役更相報復閲再世而未已也聖人備書於策皆所以示世戒也蓋嘗推原其故皆出於僖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之一役夫秦晉本婚姻國也晉惠公立而韓原之戰見獲於秦當是時晉曲而秦直秦許晉平而歸惠公惠公卒又納文公則秦為有德於晉矣文公圖伯中原而城濮之戰

温之會翟泉之盟圍許之師秦皆與焉惟圍鄭之役秦伯聽燭之武之說而與之盟戍鄭而去之晉固已憾秦矣文公卒秦人聞晉之喪也而謀鄭晉人以其向者背晉戍鄭之憾也然後要而敗之于殽故為晉之說則曰我文公主伯於秦尤親盟伐同之用固姻好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秦伯不哀吾喪伐吾同姓馮陵諸國與晉爭伯蔑視我君敗我盟好則殽之戰秦實致之也為秦之說則曰驪姬起難惠公出奔吾首納惠公定晉之嗣

惠公背好交兵于韓吾念穆姬之親既獲而釋之曁公不祿又納重耳是用主伯中原大興晉國今襄公忘我大德修我小怨遽興戰伐覆我師旅則殽之戰實晉之罪也秦晉兩君各挾私怨由是累世之好一旦棄背而累世之讎綿延不解夫向也何其相親而今也何其相讐哉秦伯聽燭之武之言而背晉以戍鄭固已挾其恩以欺晉矣又閒鄭之喪而興襲鄭之謀亦閒晉之喪而敢越晉之竟是又挾其恩以輕晉矣以貪利之志而動

之以有挾之心宜其取敗乎晉吾是以見與人共事之難也吾是以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之為患也吾是以見貪利而動者之必有害也

逆婦姜于齊

或問逆不言公何也曰石氏曰春秋書婦姜者三於至書婦者二有姑之辭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已於逆書婦者一惡成禮於齊也此年逆婦姜于齊是已諱不書公又

不書至以譏公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或問殺陽處父稱國何也曰左氏謂陽處父爲侵官公殺以襄公為漏言以愚觀之皆未盡春秋所書之旨凡殺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故稱晉以殺君臣同殺之辭也晉侯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置帥已定矣陽處父至而改蒐于董易中軍此豈但進言於君以其人為不勝

任然後其君以其言而易將哉陽處父之強久矣盟魯侯以敵君帥大師以伐楚命帥已定而必欲改蒐以易將皆處父之強也雖曰聽其言而易將者出於襄公而襄公之不能制處父亦可知矣而又況於漏言以啟禍乎故夫自取見殺者處父之罪也使處父之見殺者襄公之罪也左氏曰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此言未必無據觀賈季之奔狄也宣子使史駢送其孥則可知矣宣子之使史駢是高帝使張耳攻陳餘之智也史

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馬所幸㕜駢不從其言耳然而宣子之所以使㕜駢固欲致之於死地其所以待賈季者如此則其黨於處父也亦可知矣異時趙盾易䣊君亂晉國縱楚師卒弑靈公處父之故也

閏月不告月

或問不言告朔而謂之告月何也或謂蓋閏月之告不謂之朔而止謂之月以其無中氣也或謂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書朔而書月愚謂告

月即告朔謂之月者以月之一周天而言之也謂之朔者以日月之合朔言之也置閏非人之私意也以日月之行一合朔而一置月則閏月之置亦以其合朔置之也閏月雖無闕而有朔望孰謂閏月而非朔乎公羊以爲天無是闕也誤矣穀梁以為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亦誤矣夫喪事之不數者以年計不以月計也告朔則以月計也孰謂天子不以告朔乎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或問二傳之說互有異同何也曰先儒皆謂秦晉自殽之役而二年有彭衙之戰八月而晉人伐秦三年而秦人伐晉四年而晉人伐秦至此又有令狐之戰皆結怨用兵償報不已耳疑左氏載先蔑逆公子雍之事不足信又疑先蔑既是逆公子雍不應又為下軍將以禦送雍之師而先蔑奔秦之事當從穀梁輟戰奔秦之說然案杜預注左氏謂先蔑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以拒秦如此則亦無惡於先

蔑既逆公子雍而又為下軍將也要之此事未可知今姑存左氏之說或恐秦人以師納公子雍於晉而晉人拒之若先蔑則黨公子雍者也然秦晉之爭久矣聖人書此與河曲之戰亦不甚異蓋有挾怨償報之意在乎其間閒晉之喪而來則其納公子雍者亦借此一事以為伐喪之舉耳

先蔑奔秦

或問奔不言出何也曰凡言奔而不言出者從外奔也

王子朝奔楚公孫敖如京師奔莒歸父至笙奔齊此春秋謹嚴之文非褒貶之例也先蔑奔秦不言出亦此例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或問扈之會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何也曰據左氏則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然經既書會書盟矣安得為後會乎愚案此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皆略之而不序嘗摭其事實而攷之然後知春秋之所以不序諸侯者蓋莫有主是

盟之辭也桓文之盛皆序齊晉於諸侯之上主伯之辭也齊桓之末盛與晉伯之不競也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此年之盟與是後一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者莫有主是盟之辭也於是夷晉於列國矣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也故但曰諸侯盟于葵丘首止之盟王世子不與也故但曰諸侯盟于首止若此年之盟則非有所不與者也新城之圍嘗序諸侯及其再有事於救許則但書曰諸侯遂救許

夷儀之會嘗序諸侯及其盟于重丘則但書曰諸侯同盟于重丘若此年之盟則又非一役而再有事也然則但書諸侯而不序者其為莫有主是盟之辭明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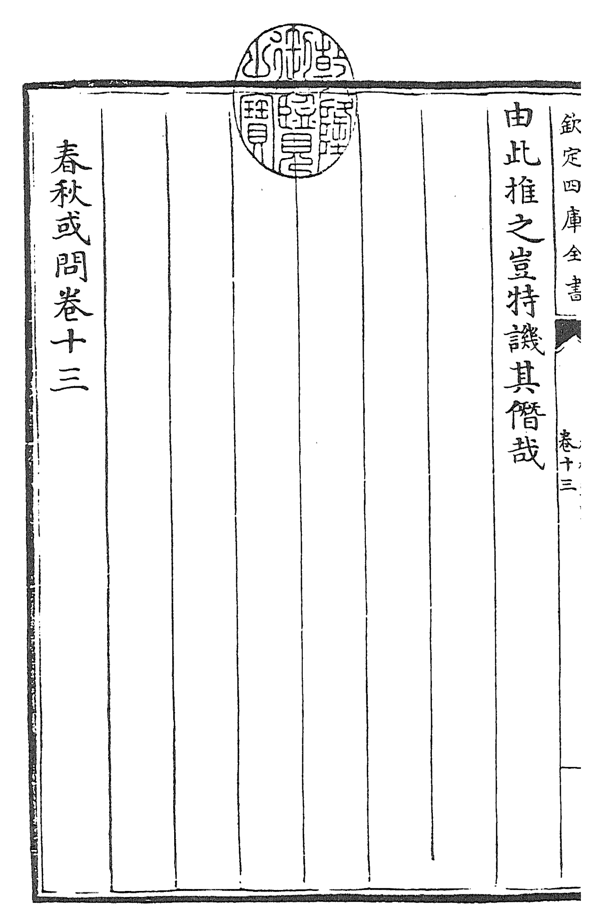
或問書復之義曰春秋之義有書還有書復者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還者自彼及此而未至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反其故所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與公孫敖如京師一也公子遂書曰至黄乃復則已如齊

而未至齊遂之心本欲至齊而以疾不能也公孫敖書曰不至而復則敖本無至周之意雖受命而實不行也廢君命縱私欲莫大於此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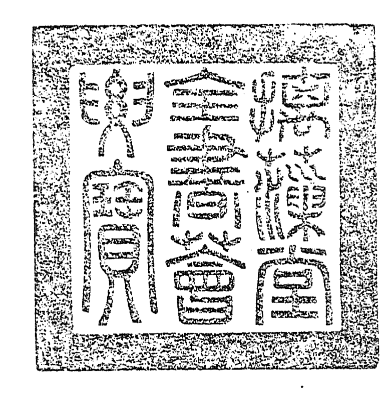
或問殺大夫以官舉何也曰石氏曰春秋殺其大夫及外大夫出奔未有不以官舉者此年宋殺其大夫及來奔皆書以官諸儒謂譏其僭此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古者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

肱虧而其體胖也宋國之亂前年欲去羣公子而弗克故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羣大夫死之書曰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今年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作亂公子卬死之蕩意諸奔焉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平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終之不免孟諸之禍而武穆之族見逐國人不靖者數世國無官也



由此推之豈特譏其僭哉

春秋或問卷十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或問卷十四

宋 呂大圭 撰

夫人姜氏至自齊

或問夫人之行十有二皆不至而此獨書至何也曰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魯史之辭也而夫子之修春秋於君出則書至於夫人出則不書至降殺之等也獨於此書至者蓋有故也是故録紀叔姬之歸者爲歸于酅起也

録夫人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始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卒書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文公私嬖敬嬴之罪著矣異時襄仲殺惡及視之兆已萌於此時矣聖人詳録其往來豈特為其告至與不告至哉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

父

或問殺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何也曰其事同殺之志

均故也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曹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某也若僖二十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是也胡氏曰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之辭也何以知非討賊之辭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當是時晉靈初立政在趙盾四人之殺皆非君

意

九月地震

或問書地震之義曰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静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楚子使椒来聘

或問書夷狄來聘之義曰春秋書夷狄使人來聘四此年及十二年秦伯使術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皆非美其能聘也所以著其強也盂之會楚稱子是春秋之不得已也自是而後皆稱人至使椒來聘則稱楚子韓原之戰秦稱伯是春秋之不得已也自是而後皆稱人至使術來聘則稱秦伯鍾離之會相之會向之會皆書之曰吳是聖人之外夷狄也至使札來聘則稱吳子蓋自是益以文物禮儀接中國矣

是使中國無以異也椒術札不氏猶鄭伯使宛之例爾蓋向也書荆人則未有君大夫也繼也書子書伯書使則有君也書名則有大夫也然猶不氏也蓋至於遂罷則書氏矣是夷狄之浸強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或問秦人來歸禭何也曰成風薨在四年葬在五年今五年矣而後秦人來歸禭則其非禮也明矣殆夷狄之借此名以交中國乎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或問楚子蔡侯之次何也曰春秋伐而書次者若齊卒諸侯以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如齊師次于聶北救邢是也師而書次者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會伐而書次者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是也凡書次者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于厥貉蓋亦兵次也明矣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案左傳陳侯鄭伯

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若是則陳鄭當在次矣又稱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則麇子亦在會矣宋公逆楚子而道之田則宋公亦在厥貉之會矣今經獨書楚子蔡侯而不及諸國疑左氏之說恐非事實蓋楚自城濮之後不敢萌心以窺中國襄公没靈公幼而後楚有伐鄭之舉聘魯之事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者正其窺中國之始也春秋獨書蔡侯而不及他國則可知矣或謂次于厥

貉將以伐麇恐亦不然蓋次于厥貉則蔡侯預焉伐麇則獨書楚子然則其次厥貉也非為伐麇亦明矣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或問左氏以為長狄而劉敞以為非何也曰春秋書戎則曰山戎姜戎陸渾之戎書狄則曰赤狄白狄果長狄春秋何不書哉況書敗狄于鹹於狄侵齊之下則其為非長狄也亦明矣

郕伯來奔

或問郕伯何以不名曰諸侯失地則名而衛侯出奔楚不名則衛侯未失國也郕伯來奔不名是亦未失國之例耳左氏乃謂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城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攷之經而不合劉敞曰意者郕伯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奔也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亦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郕降于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

鄣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國也

子叔姬卒

或問左氏曰杞桓公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信乎曰劉敞言之矣劉之言曰此事當在成公九年而左氏誤置於此陸淳已言之矣案成九年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然則杞伯絕叔姬事當在成八年之前而經

於成八年書杞叔姬卒於成九年春書逆叔姬之喪以歸若今年杞伯来朝與子叔姬卒初不相關而左氏強合而言之則誤矣

滕子来朝

或問文公之德政無足言而曹伯来朝杞伯来朝郕伯来奔滕子来朝不一書於經何也曰魯固東方之望國也當是時伯國則晉也望國則魯也魯之威令不如晉之強徒以周公伯禽之後諸侯望而敬之承筐之會亦

惟晉魯二國之大夫與焉秦衛楚椒之聘亦汲汲於之魯然則曲阜之地非小弱也周公伯禽之澤猶在也聲明文物之舊猶故也諸侯之敬魯與夷狄之望魯亦不敢與他諸侯比也使其君能自強於政則其糾合諸侯翼戴周室之權不在晉而在魯矣惟其怠惰廢弛舉其國之柄而移於大夫之手自是而後浸微浸弱然則誰之咎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或問帥師而城何也曰石氏曰春秋書城邑二十四而帥師而城者皆有難也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時葢懼晉此年之城蓋備莒耳役民而城猶曰不可帥師而城得無勞乎此詳録以示譏也魯有二鄆成四年城鄆是鄆也葢近晉之邑也故杜曰以備晉也此年城鄆葢近莒之邑故杜曰莒魯之所爭者竊嘗推之前年七年徐伐莒莒人請盟于我故公孫敖如莒涖盟則莒之於我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

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及者先後之辭及者不宜及也

公會盟于新城

或問兩會于幽書同自幽之後不書同新城之盟復書同何也曰幽之會齊桓伯業未盛之時則其會其盟也同出於諸侯之欲同於懼楚而為此盟也故書同迨夫齊桓既盛之時則合海內而聽命於一邦則有以主是盟者矣故不書同齊桓既没之後晉文起而繼之諸侯附從之不暇則亦有以主是盟者矣故不書同襄公既

没靈公尚幼政在大夫糾合諸侯之力怠矣楚熖方張諸侯同懼於是汲汲焉為新城之盟而藉晉以為主非晉之能糾而合之也故書同是故桓文未盛之時是一時也桓文既盛之時是一時也晉伯已衰之後是一時也然則是盟也其亦幸而諸侯能知汲汲於從晉而為此盟邪其亦不幸而晉伯不競然後諸侯相率以為此盟邪

公孫敖卒于齊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或問公孫敖卒于齊書之於策何也曰石氏曰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矣蓋由文以來也襄王崩公孫敖如周弔不至而復遂從已氏奔莒因重賂以求入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卒于齊齊人歸其喪惠叔又請而受之書曰公孫敖卒于齊明年又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言魯人雖欲絕之而不能也陪臣執國命可見矣又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出奔莒臧孫紇出奔齊是也內大夫卒于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公孫敖奔大

夫也其卒當如公子慶父臧孫紇絕而不書其書以齊
人歸其喪起也其喪至當如仲遂公孫嬰齊闕而不録
其録以魯人受其喪故也且禄去公室三家之子孫漸
盛強矣敖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襄
仲又從其請而復其生莒之二子然則大夫之汰可知
矣單伯天子卿也叔姬魯女也齊人以魯之故皆執而
辱之然則齊人之狂可見矣夫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
喪雖欲勿許其可得而禁乎於以見大夫之專也夫以

齊之狂歸我臣之喪雖欲勿受其可得而辭乎於以見

魯人之弱也

宋子哀來奔

或問書子哀何也曰左氏以為高哀不義宋公而出書

字貴之也然既書來奔則何可貴之有孫氏以為子姓

哀名亦非也春秋書諸侯同姓之臣未有更書姓者惟

黎氏以為子哀乃子同子糾之例此義稍近

曹伯來朝

或問曹伯来朝禮乎曰十一年曹伯来朝左氏以為始即位而来朝今年曹伯来朝左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案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謂諸侯朝天子也豈謂諸侯相朝之禮也且以春秋時攷之曹小國也既當朝魯又當朝宋衛而楚鄭秦陳齊蔡滕又皆當朝之夫如是奔走於道朝何時而已哉

齊人来歸子叔姬

或問内女来歸何以書曰春秋書内女来歸三宣十六

年鄭伯姬来歸成五年杞叔姬来歸皆大歸也石氏曰郯人来歸伯姬杞人来歸叔姬而此獨曰齊人来歸子叔姬何也其曰来歸者本無他惡以不見禮而自請絶也若子叔姬則先書被執次書来歸非鄭杞比也矣夫商人弑君而自立又執天子之使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

見諸侯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横而魯之弱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或問書弒之例曰春秋書弒君之例有出其主名者則其罪專在一人若其不出主名而稱國稱人則其罪不專在一人矣稱國以弒者則其大臣貴戚咸有罪焉莒弒其君庶其晉弒其君州蒲吳弒其君僚薛弒其君比是也稱人以弒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弒其君杵臼

齊人弑其君商人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何以言之案傳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利公子鮑之惠也奉而欲立之然後夫人使公田孟諸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夫人乃使帥甸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商人之既立也執天子之使執國君之母又加兵於魯肆為不道而莫之禁齊之國人亦必不安其所為矣傳載邴歜閻職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然則齊人之惡商人亦可知矣是齊國

之人皆欲弒之也莒密州之見弒也以莒子虐國人攻而弒之而展輿立是莒國之人皆欲弒之也此稱人以弒之義也若夫莒弒其君庶其則太子僕因國人以弒之也晉弒其君州蒲則欒書中行偃之為也吳弒其君僚則公子光專諸之為也薛弒其君比則亦其當國大臣之罪也此稱國以弒之義也或曰春秋弒君之罪必出主名則太子僕公子光晉欒書何以獨免曰罪專在於一人者出其一人之名可也罪不專於一人者則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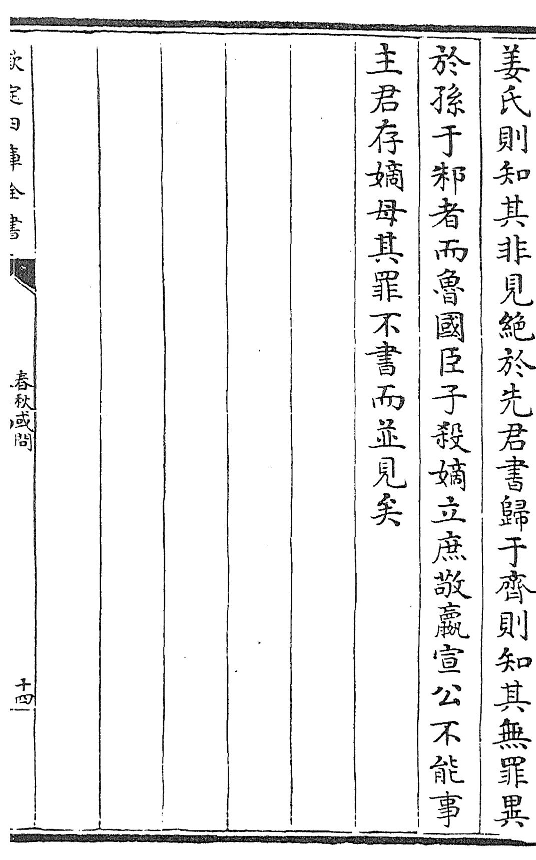
國以弑而已或曰稱人之義何以知其非賤者乎曰吴子餘祭之弑書之曰閽蔡侯申之弑書之曰盜此賤者之名字不著之簡策也苟其出於賤者則當如書閽書盜之例而豈復稱人哉或曰稱人以弑君無道也故不罪其人夫春秋之世諸侯見弑豈其有道者哉聖人書此義以見為君者不可以自肆於人上也以見君臣之分萬世之不容易者也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

或問二臣並稱何也曰胡氏曰使舉上介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書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或問夫人歸于齊何也曰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



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春秋或問卷十四